

名家 30 年访谈书系

画坛 春秋

中国著名美术家访谈录

吴冠中

邵大箴

靳尚谊

范 曾

刘大为

龙 瑞

冯 远

王明明

陈丹青

刘小东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美术出版社

名家 30 年访谈书系

画坛 春秋

中国著名美术家访谈录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坛春秋：中国著名美术家访谈录/吴冠中等著.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102-04461-3

I. 画… II. 吴… III. 美术家—访谈录—中国—现代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3474 号

责任编辑：刘士忠 唐 辉

图片编辑：管 维

责任校对：江今照 朱 布

出版发行：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100735)

网 址：www.renmei.com.cn

联系电话：(010) 65593332 65256181

制 版：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20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 张：11.5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28.00 元

《名家 30 年访谈书系》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铁全 吴 斌 杜晓十 林 阳 张伟民

张贤明 龚 莉 管士光 樊希安 潘凯雄

编辑出版组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晓 李红强 李学军 陈荃有

罗 洪 徐世新 贾宝兰 曹永平

出版说明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举措。30年来，我国文化出版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正在掀起。作为我国文化出版业的“国家队”，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这伟大的历史时刻，策划组织了一系列重点出版物和重大出版活动，力图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合唱”中展示自身的风采。

在一系列重点出版物之中，《名家30年访谈书系》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重点推出的一套书系。这套书系，针对改革开放30年来表现相当活跃、成就非常突出的思想、经济、科学、文学、音乐、美术等六个领域，分别遴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名家，进行一对一采访，力图通过他们的感性亲历和理性提炼，呈现“改革开放”这个大主题在宏观和微观、文化与生活的运演轨迹，再现“改革开放”这一洪流对社会与个人、命运与细节的滋润熨帖。同时，访谈也是一种美的形式，访者、谈者与读者，沉浸于共有的记忆，亲切而和谐。

本套书系共包括《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万千气象——中国著名文学家访谈录》《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科技兴邦——中国著名科学家访谈录》《画坛春秋——中国著名美术家访谈录》《乐苑求实——中国著名音乐访谈录》等6种图书，分别由集团公司所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编辑出版。各书单独成卷，风格体例统一，共同成为对改革开放30年的高声歌唱、真诚铭记。

《名家30年访谈书系》编辑出版委员会

二零零八年十月

序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春天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美术界各个方面的变化。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邓小平同志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使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有了新的现实内容。小平同志在祝词中提出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小平同志提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新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对于经历过“文革”厄运,正在逐渐恢复艺术创作的艺术家,是还给了他们从事艺术创作的主体地位。艺术需要从审美创造延伸出社会功能,艺术家可以用自己的作品承担社会责任,通过对形式语言的探索,向广大人民群众奉献出优秀的艺术作品,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文艺在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同时,也将更加开放。新时期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体现了对艺术规律和艺术家的尊重,艺术家从心底涌出了由衷的喜悦和激情。

正因为如此,30年来中国美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有了稳定、宽松、适宜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在洋溢着春意的氛围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艺术的多元、多样和繁荣,美术园地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大好局面,使艺术体现出了广泛的富有生机的人民性。

美术界在改革开放的推动和鼓舞下,经历了自身的思想解放和艺术实践的历程。青年人有了新的价值取向,成为探索和追求新的艺术思想和新形式的主力,主流的美术一直保持着关心现实生活和传统文化的热情,构建着时代的主旋律。美术

家在抒发情怀和自我陶冶，表达着他们对社会和生活的倾情与关注、讴歌与批判。艺术创造冲破了旧有的模式和既定题材的局限，美术作品发出了人格化和有思想的声音。艺术家可以为了艺术选择题材和语言，艺术家为了艺术在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新生活。

改革开放使中国很快进入了世界化的信息时代。文化艺术的交流日趋频繁，许许多多的中国美术家走出去，走出艺术封闭的状态。同样，许许多多国外的艺术也被介绍或引进到国内，对世界文化的了解成为更多美术家的直接体验和思想判断。信息传播的中间环节减少了，美术家获得了亲临其境感知世界艺术的可能与机会，充实了个人的艺术阅历。在中西文化艺术兼容并蓄、不断交流的背景下，从回避或恐惧谈论形式美，到廓清了形式美和形式主义的分界，从对人体艺术的重新认识到对新潮美术的包容，从对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排斥到合理地有选择地汲取，从对民族传统文化轻妄的虚无态度，到对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文化及其价值体系重构中意义的重新认识，直至今天以国家工程立项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等等，均寓示着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及文化艺术所发生的巨大变迁。

在艺术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美术的领域在延伸和扩大，专业和大众的美术活动广为开展。从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到艺术家的创作和文艺批评，以至大众的审美需求和接受能力，都对新时期美术的发展形成了越来越好的环境，美术家艺术创作和个人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架上的、观念的，以及各种媒介材质的……总之，纷繁的信息使艺术思想、价值观念、学科疆界、技术方法等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交错成为现实的艺术状况。在艺术和学术的范畴，美术家面对的内容和可以探索的问题越来越宽博和深入，涉及了艺术世界的各个方面。美术创作、展览、出版，美术专业机构和社团组织的活动，美术教育和美术的普及，美术家多彩的生活，这30年都有令人瞩目的变化。伴随着艺术品市场的兴起、艺术的价值通过市场的价格认同，艺术和艺术文化创意产业也开始有了新的定位。艺术和市场开始共命运，这也成为和美术相关的新的社会环境特色。

党的十七大以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和谐文化,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这是在迎接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新起点上对艺术家的希望。因此,也还需要冷静地看待今天艺术的多元与多样,文化艺术的历史和传统需要深入地研究和发掘,开放引进的文化艺术需要选择,真正好的艺术品和艺术家仍然是时代的需要和呼唤。在我们回过头看这30年的历程,对于艺术思想、艺术创作、艺术批评,包括对当代艺术史和艺术体制的审视研究的时候,艺术家体现出了较强的自主性和自觉性。五彩缤纷的30年,给经历了这个时代的艺术家留下了值得珍惜的记忆,也同时伴随着艺术家理性的回视。在把繁荣艺术与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在新的层面和起点,以不同的视角,大家对艺术和艺术事业的未来在思索,乃至沉思。

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对经历了这30年的10位著名美术家组织了访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本访谈录。这10位美术家在艺术上都是学养丰厚、成就斐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直接、间接地述说了自己在改革开放时代的艺术经历和对诸多艺术问题的思考,以及美术界30年来的变化。对艺术的尊重,对艺术家的尊重,艺术家对艺术的真诚,印证了30年的变革之路,更是预示着未来美术事业的繁荣。

感谢10位美术家在百忙之中接受了访谈,也感谢10位富有成就的美术理论家作为访谈人所付出的心智和劳动。正是由于他们双方的彼此配合和本着对改革开放30年中国美术界所产生的巨大变化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共鸣,才使得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我谨代表出版社向10位美术家及访谈人致以敬意。

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 王铁全

2008年9月于北总布胡同



中国著名美术家

目录

访谈录

序言

王铁全

1 艺术家主要的工作是创造

吴冠中 001

2 走在前进的道路上

邵大箴 031

3 改革开放30年，西方艺术形式在中国

靳尚谊 055

4 大道昌明天下闻

范曾 069

5 我与世纪之交的中国美协

刘大为 081

6 新时期30年中国画问题

龙瑞 095

7 国家文艺政策与中国美术的发展走向

冯远 117

8 同行中国美术30年

王明明 135

9 自作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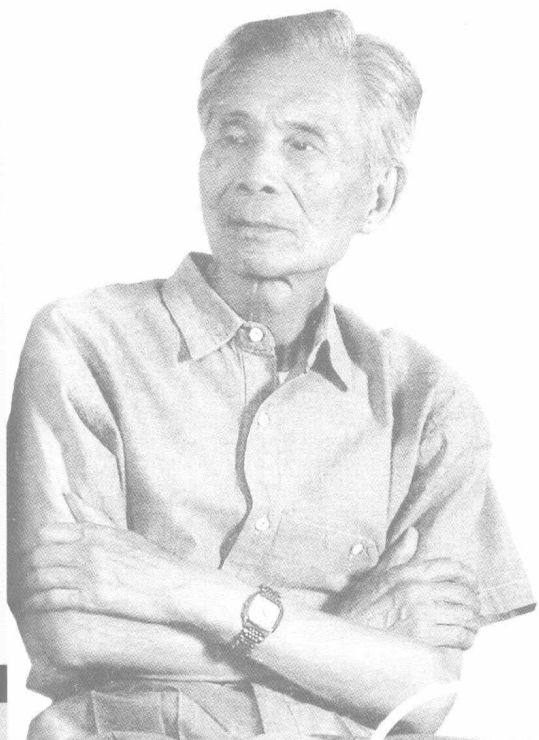
陈丹青 151

10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华离你远去

刘晓东 161

后记

编者



吴冠中

Wu Guanzhong

1

艺术家主要的工作是创造

吴冠中，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42年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6年考取教育部公费留学。1947年到法国巴黎国立高级美术学校苏弗尔皮教授工作室学习西洋绘画，1950年秋返国。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出版有《吴冠中素描、色彩画选》《吴冠中中国画选辑》《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吴冠中》，著有《东寻西找集》《风筝不断线》《天地南北》《谁家粉本》《吴冠中散文选》等。

殷双喜：吴老您随意聊。改革开放30年中国美术发生的变化很大，你经历了这一过程，并在其中成为呐喊的先驱，不怕成为出头的椽子被人批评，您有话都是直说的，有一些记者访谈您总是希望您说点惊人之语。我希望能谈得朴素一些，专业一些，来之前我还在读您的文章，不过没有把您的全部文章读完，光是您的全集里就收入了220多篇，还不是全部的。

吴冠中：送你一套《文丛》。

殷：刚出的？

吴：内容比较全。

殷：我觉得吴先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家群体里非常特殊。您不是一个单纯的画家，您是以画为本，以画为生，以画为命，您除了作画还写作，但是作画、写作的背后您有一种思想，关心生你养你的这块土地，关心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为什么我写有关您的研究文章的时候感觉您在某些方面有鲁迅的影子，像铁一样坚强的东西。其实鲁迅后来弃医从文也是关心老百姓的灵魂和精神，他觉得做医生可以救几个人，但是他看到日本鬼子杀中国人，其他中国人围着看，很麻木，他心里很难受。您当年也考的是浙江大学代办的高级工业学校，您不是单纯为了好玩，您的文和画是您内心的不同表现，您在某种意义上是真正的作家，是一个有思想的作家。

我今天想跟您聊两点，一个是对艺术的理解，一个是对人生的理解。我们现在往往有一些比较片面的看法，认为艺术家就是搞艺术，其他不用管，或者说艺术是为生活的，艺术本身不重要，您在这些方面都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这30年来回顾一下，其实您最早开始呼唤形式美，探讨艺术中的抽象，当时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因为那个时候引起美术界巨大的震动和讨论，您多次说我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但是美术必须要美，如果不美就不能叫美术。吴先生您不是一个单纯的形式主义者，您在那个独特的历史时期呼唤形式，跟那个时代背景的关系是什么？我知道您当年给天津翻译《西方现代艺术史》的邹德侬写信，要他好好研究形式美，同时让他好好研究周总理的讲话，吴先生您特别敏感，知道文化艺术的春天将要来临。

吴：我简单讲一下：我从浙江大学工业学校到杭州去大概是十六七岁的样子，那个年龄是没有理性的，完全是感情冲动，少年最狂的时候，感情最强烈，一到杭州艺专参观到艺术，这些油画、雕塑以前没看过，完全是初恋。这个初恋什么都不要了，生命不要了，只要这个爱人，当时是这么一种心态学美术，所以我现在想起

来是“误入歧途”。

殷：您这几十年没有犹豫过。

吴：当时从杭州艺专出来又到巴黎去，一条线连的都是一个系统，思想、感情，对艺术的看法，基本上没有矛盾，因为这个学校基本上可以说是法国一个分校。

殷：建校的时候教学大纲和法国差不多。

吴：一样。所以我们留学的时候觉得很顺。

殷：你们上学的时候学校里直接有外国教授？

吴：有。英国、法国、俄罗斯的都有。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没有变化，不稀奇，一级一级往上学。……直到现在我老了，现在后悔了，我觉得不该学美术，为什么？



吴冠中《水上人家》

解放以后回来那种思潮之下和我想的艺术完全两码事，如果当时让我按徐悲鸿的要求进艺术学校我绝不会学艺术，我不喜欢那些东西。我说爱某个人，爱艺术，这是艺术的品质，爱现代艺术，如果不是这样我不学这个东西。后来发现解放以后很多情况之下，美术不管是绘画还是雕塑是带有感情的，感情艺术，真正打动我的是感情，是情打动了我。比方说我喜欢凡·高，为什么能够动人，因为我觉得他的向日葵画的是人，很多不同性格的肖像，很多肖像在一起。

殷：他画中的每一朵向日葵，和南宋画家牧溪画的柿子一样，每一个都有表情的。

吴：对。艺术的观念最重要的是感情，我喜欢鲁迅，风土人情，打动我的是鲁迅，感情、思想、爱好属于艺术的感觉，是从这里来的。解放以后又后悔了，我觉得我要的艺术没有了，但是我留在这里了，还得画连环画、宣传画。

殷：您都画过。

吴：当时必须画，都要教，都得画一遍，不画也要勉强画一遍，因此心里烦透了，后悔了，再也不愿意学美术，我宁肯去种地。这样的情况下，幸而把我赶出了美术学院。

殷：这段往事我隐约知道，但是详情不清楚。

吴：幸而让我到清华大学，和艺术没关系了，教基础课。

殷：到清华建筑系教素描、水彩？

吴：对。

殷：他们当时画钢笔画？

吴冠中：对。我躲开以后画我想画的东西，画我的风景。教课是另外一回事，教他们技术，那好解决，在美术学院不好解决，意识形态牢牢扣着你，不能灵活。回到现代，艺术的东西主要是情，不管是东方的、西方的，主要是感情，这个情能动人画才能动人，技术问题比较好办。有一些人感觉不好，没办法，美感不好、感觉不好学不出来，但是真正的艺术家用感情、用灵感去画，是有感情的，我把情看得非常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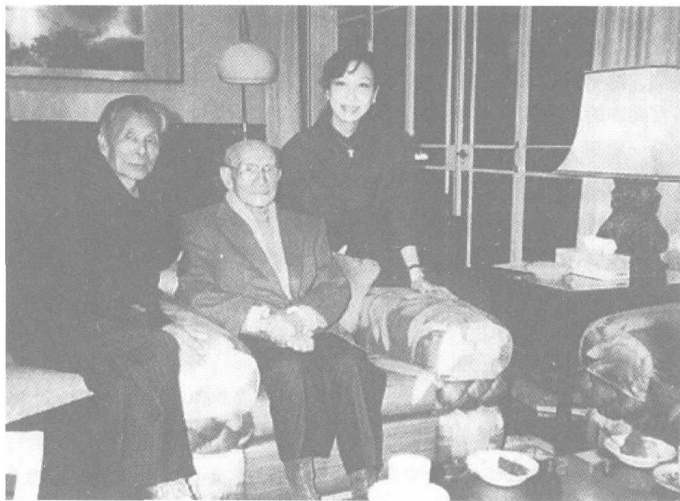
不只是绘画，应该是诗，诗比绘画有更深内涵，我现在感觉诗这个东西是艺术的盟主，吴大羽晚年讲不想画了，想写诗，这个感觉是相同的，对艺术的认识不是图画了，是心灵的。美感是什么东西，是一种心灵很敏感的东西，这个东西过去不重视，现在重视技术，不管古代的、现代的、西洋的都是在画上，不在情上，我现在感觉是情上，我现在画画在于意境、境界，但是不能失掉形式的美感，所以这点主要的是情。

我现在看的東西，由于中国人脱不开中西的问题，面临着中西的混战，这个混战中到底出什么结果？现在还在混乱中间，但是文化上的地震是震了，肯定震了，怎样重建家园？这是个问题。所以我看那些画家他们都在融合西方，结合也好，对抗也好，因为文化是一种斗争，有一种过渡，西方想把我们的东西拿去，我们也拿他们的，艺术从来都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世界艺术是一场混战，谁胜利是后面的事情。保守的东西说得如何，现在的现代性如何，都是一个方面，混战中地震完了以后看怎么重建，这是两个方面。

殷：我有一个问题，在20世纪整个中国艺术由你们这一代前辈艺术家像唐僧一样到西方学习取真经，回来坐下来再创造，许多人认为中西是一个文化的竞争，但是有没有一种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作为艺术家，西方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在感情或者生命、人类发展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有没有共同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未来是不是老在东西对立或分立思路上一保持下去？因为我接触一些外国人，外国人说你们总说中国怎么样，应该是世界怎么样，中国目前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很多人搞不清楚，世界主义就说你丧失了民族立场，搞民族的东西就批判你是狭隘的保守的没有世界眼光，有没有人类普遍的价值比，如正义、平等、民主等。

刚才说的两种，有一些人认为我们要回到传统中去，这个东西发扬光大就够了，有一些艺术家说我们现在对西方学习还不够，远远没有了解到，只学了皮毛，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在21世纪我们有责任、有理想、有能力的艺术家有没有可能在中西的融合方面有一个新的视野。您这一生一直在东、西之间架桥，许江也写过文章《人在桥上》，他最感动的是在德国的书店里翻到中国的书站在那里看，林风眠在法国的博物馆里看到中国的绘画，好像只有到另外一个特殊文化氛围中才能够看清本土文化，在国内贴的很近的有时候反而看不见，以您几十年的实践经验，您能不能就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给青年人一些建议。

吴：中西结合的问题早了，五四以后，比如徐悲鸿，他是拿西方的古典的东西和中国的结合一下，这是一个方面，很窄的一方面。林风眠以西方的现代的东西和中国结合。西方的变化太大了，从古到今，两种都是变化的东西，交叉很乱了，各式各样的，同样是东、西结合。一般讲林风眠、徐悲鸿都是东、西结合的，但是他们绝对不一样。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美术美感不是所有人都有的，是少



吴冠中和他的老师林风眠在一起

数人有的，一般人有一点，高度深度的理解，有美的理解、美的感受，那种心灵，我教这么多年的学了，这种学生很少，开始有的学生还可以，后来就不行了。

所以历史上真正好的画家没有几个，好像稀有金属是不大容易发现的，再有能够结合新的东西出来，所以艺术的产生太难了。现在这么多泡沫，可以这么说，

几乎全是泡沫。当然会有好东西出来，但这是以后的事情，现在还不能说，还看不出来。艺术结合也好，像树要成长一样，有个成长的过程，变成什么样，不可能变得厉害，有一个方向，上哪里去，但要有一个成长过程，得一步一步走，因此成长过程也是很艰苦的，因此将来长成树林，各种各样树木都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殷：能不能理解成我们现在向西方学习有些人是点对点，看上某个东西拿回来放家里，您是对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整个梳理和感受以后用整体精神的理解。

吴：对。这个回应可以感觉到，不光是认识到。实践是非常艰苦的，实践是探索，不是我想结合就能结合。我学过中国画，也学过西洋画，美感在哪里，西方的美感也在我心里，很自然的，可能他们感觉强一点。所以在我心里每张画都是不同的实践，这个是某种感受，另外的有不同的尺度，不断地示范，一点一点摸到中心的关系，很艰苦，是实践里来的，绝不是讲要中国的什么东西、西方的什么东西，这做不到。

殷：您让我想起，您曾经有个念头，建议取消附中，可是你本身是附中毕业的，当时上预科，你回到浙江附中跟学生在一起。一方面您强调美术基本功的重要，又反对空头美术，很多人现在谈起来观念理论一套一套的，但是一动手你就发现他们没有东西；另一方面如果学艺术的孩子成天就是素描、技术，他们没有文化修养将来很平庸，平庸之才特别多，这个矛盾如何解决？会不会作为基础阶段，受教育要

有一个实践能力和技能？但是创作阶段是要强调综合文化修养和艺术语言的结合。

我们的美术学院在扩招，八大美院都扩招。中央美院本部三千人，加上校外五千多。其他的像西安美院、四川美院接近万人，中国美院有八九千人。中国的美术学院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美院。大部分人想作为一个职业饭碗，求温饱，有点像您当年想考师范将来当教员。这样就变成技术性的东西了。在欧洲大学的历史上，最初教育内容是讲拉丁文，是培养人文方面的东西的，甚至培养牧师，后来才有美国式的大学教育，培养专科人才，理工农医，是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在艺术这个行业里，在我们国家，在谋生的技术饭碗和艺术创作中，我们如何保持这种平衡，难度应该是相当大的。

吴：相当大。艺术的品位非常重要，一般人不觉得。有些人觉得画的画很好，但品味不好，比如像潘玉良、常玉的画品味要高得多。因为艺术里的味太重要了，有人有这个味，有的人没有这个味，有的感觉好，有的感觉不好，培养也没用。我们招了这么多学生，大量招生之后只看技术，招生一看素描不行就刷掉了。恰巧是相反，有一些学生接触素描晚，真正好的学生开始没学。有个例子，有初中、高中两种人。初中生文化水平低，很多是附中上来的，基础好，能够画，这样看起来成绩比较好。



美术院校扩招后某一美术院校考生的报名场面 陈永弢摄影



美术院校招生考试场景 陈永弢摄影

殷：卷面效果好。

吴：对。但是进来一年以后，凡是高中毕业进来的，没有经过附中，文化水平高，一年以后超过这个三年的。每个人才华不一样，招生的时候第一批选择很重要，要看有没有发展潜能，看可塑性。我说一般人看不出来的，一般水平低的看不出可塑性，可塑性非常重要。我觉得招生应该是教授先看第一遍，以后其他老师再看第二遍，这个很重要。再讲教学生，比如展览，我参加这么多评选，评选的时候有油画、国画、版画、年画、民间美术都有评委，总评之后大家一起投票，一个日本画的评委也投现代雕塑的票，所以最后评出来以后大家谁都不满意。

殷：我们评委里还有不搞美术的官员。

吴：对。那时候我讲，将来我们分两组：A组、B组，A组评委是哪些，B组评委哪些，将来出来A、B两种效果。后来进一步我说不要那么分，评委要是多的话，这次是两个评委，你们两个负责，这届全部你说了算，不要这么多官员，被人骂也是你们两个负责，不行人家把你赶下去，这样公平竞争。现在这种评委是互相拉平了，没有艺术了。

殷：你曾经说过你这一生最不怕的是考试，因为你一生重大历史关头都是考